一山一水总是情

□ 李道清

2001年秋，遂平汝河玉带公园建成开放，我应约写了一副对联：“嵖岈千古秀、汝河四时春”，刻于管护房大门上方。去年秋天，我故地重游，来到那个地方，我站在门前，二十多年过去，如今松桂成荫，而那副对联越读越有说不尽的情。这字我忽然觉得好像是从遂平土地里长出来的。你看，山在城西，河在城南，一刚一柔，守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从刀耕火种走到烟火人间。

嵖岈山不高，只有五百多米，却秀美磊落。满山石头如巨人随手堆叠，参差错落，别有一番韵味。我查了字典，“嵖岈”二字，便是专为它而创造的。

这里的秀，秀在石上。象形石峰如天然盆景，有的孤峰如笔，有的双石如侣，有的叠石欲坠千年不倒——亿万年地质雕琢与《西游记》文化浸润出的奇、险、幽，造就了这幅“中原盆景”奇异画卷。这里的秀，秀在水。秀蜜湖玲珑如碧玉，琵琶湖野趣天然，天磨湖烟波浩渺，百花湖碧波万顷，四湖如明珠错落，与奇峰相映，刚柔之间形成了嵖岈山最动人的表情。这里的秀，秀在四季。春则山花缀石，夏则飞瀑鸣涧，秋则层林尽染，冬则玉树琼崖，四时之景不同，而秀亦无穷。

我第一次上山看石猴，走的是羊肠小道，凿出的石阶不规整，有的地方手脚并用。那时石猴前面还是一片花岗岩，没有观景平台，我就蹲在那里仰头望天，它就像一个比我先到很多年的老人，虽然什么也不说，但它什么都见过。

这座山的秀，不只是风景。它是一位叫嵖岈的大仙从御花园里扔下来的秀石为老百姓筑起的万福山。当然，这里的每块石头都听到过太多的马蹄声，它的石头缝里藏着千百年的兵戈与炊烟。黄巢屯兵，尚让据守，《资治通鉴》曾有记载。闯王过境，窦建德的队伍曾经开进山中。乾隆三上嵖岈，留下探险洞和乾隆床。抗战岁月里，新四军后方医院藏在深谷，忠骨被留在山风里。后来，山不再需要庇护谁，它成了《西游记》续集取景地，2004年获批国家地质公园。风景给这座山带来了全新的意义。

“千古秀”的真意，不在石头奇崛，而在它始终站着，看着一代代人成长。

嵖岈山用石头写历史，汝河用水写光阴。

它发源于伏牛山，一路穿山越岭，到遂平地势忽然平坦下来，河面宽了，水流缓了。汝河古称汝水，遂平古称吴房，河与城彼此滋养，像一对相伴千年的故人。

汝河是那种你第一眼看到不觉得惊艳，却会在某个傍晚忽然想起的河，它安静得近乎朴素。但这份朴素，是历经沧桑才有的。水患与旱灾轮番交替，把沿河两岸的日子磨得粗粝而坚韧。

沿河两岸群众对汝河进行了全方位截污纳管、清淤护坡，修建了橡胶坝，实现了生态补水。遂平人民把25公里河道改造成了城市的“水景阳台”，亲水栈道、银色沙滩、梦泽飞鹭、紫烟茶廊、烟霞虹桥——给这一条沧桑的河起了一串温柔的小名。2024年遂平县获得淮河流域幸福河湖称号，2025年遂平县获评河南省美丽幸福河湖。

我小时候过汝河有三种走法：浅处赤脚蹚，沙子从脚趾缝往上冒；渡口有小木船，撑船老汉到了河心才喊一句“坐稳了”；有些河段窄，横个小木板，走上去吱吱响。有一次，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去集市上卖鸡子，一下子摔进河里了。那时没有栈道，没有沙滩，没有白鹭，只有那条河。

如今春天柳树先绿，连翘二月兰开满慢行道；夏天蝉鸣孩子跑，老人在树下下棋；秋天栾树金花落水面，像写给下游的信；冬天雪落沙滩芦苇荡，整条河静如素描。

汝河治理用了很多年，从“水患”到“水利”，从“水景”到日常。五十年代治水为生存，七十年代裁弯为发展，新世纪以生态为生活。一条河的命运与时代息息相关。

“四时春”，春不在季节，而在人心里。你想，当一条河不再令人畏惧，而是令人牵挂时，它的春天就永远不会过去。因为一条河最好的样子，不是它最宽、最清的时候，而是人们在它的身边愿意慢下来细细品味的时候。

嵖岈山是脊梁，汝河是血脉。山以石为骨，河以水为魂。山教人刚劲挺拔，河教人上善若水；山让人不忘初心，河让人来去从容。

山立千载，用奇石守着故土，是深情。嵖岈山的那些石头见证了黄巢的旗、闯王的马、乾隆的靴。它们不说话，只站在那里，任凭风霜刻进骨缝。可石猴依旧望月，四个湖水声依旧，蜜蜡山的石头依旧错落。这样的深情，厚重如花岗岩，沉默如千年山岳。

水流四时，用碧波养着万家，是柔情。汝河既记得洪水的暴烈，也记得治水的号子。它用春水养松樟，夏水养蝉鸣，秋水养芦花，冬水养一场安静的雪。这样的柔情，绵长如不息波纹，温润如清晨薄雾。

一峰一石有灵，一湖一溪含韵。晨雾里渔歌互答，暮色中炊烟相映。这方山水滋养了代代人，代代人又把这方山水爱成了故乡。什么是故乡？故乡就是有一山一水等着你，无论走多远，它们都在那里，以石头的沉默、流水的温柔，告诉你：你属于这里。

嵖岈奇石，是中华山水里独一份的底气——把中原的刚毅、质朴、不屈，一块一块垒成了山。汝河长流，是中原文明里的自信——把中原的坚韧、包容、生生不息，一浪一浪送向远方。

当年那副对联，写时不觉得，但现在看就不再只是管护房门上的那些个字。它是一方水土的自我表白，也是遂平人对未来的承诺：让山常青，让水常清，让每一个清晨和黄昏，都能在山水之间找到归处。

一山一水总是情。它是刻在遂平人骨子里的眷恋，是遂平人梦里永远不变的归程。⑤3

古槐的信

□ 张润东

洪河的浪吻过寨墙根的时候
它正把五千年的年轮
一圈一圈，缠进合水古镇的风里

七个成年人臂弯围成的圈
圈住了天仙庙前的落日
让深扎进土里的根
把嫘祖采桑的故事，攥得更紧

1956年的雪落满锯口时
它没有倒
只是把躯干拆成一百八十辆独轮车
推着洪河的堤岸，往安稳里走
最后那只槐蛾振翅的方向
是嫘祖故里飘着的桑香
如今合水的街巷里
没人再看见它的模样
可每个出门的人，一摸到乡愁
就会触到它刻在血脉里的力量

风从洪河吹来
每一片掠过肩头的叶子
都是它寄给游子没有字的家信
藏在古槐里的阳光⑤3

家书

□ 焦海涛

傍晚的光线适合摊开 又合上
适合把晾衣绳上的水滴写成逗号
母亲说院子里的月季开了
第一朵 粉红色的
比去年晚了两天

读到这里
风会翻页
那些省略掉的
就任它们
在信纸的折痕里继续发芽

你看 琐碎的日子多么好——
刚洗过的床单有阳光的味道
雨停得刚好
让搭在阳台上的
一件旧衬衫
被风吹干

我们始终不说的是
窗台上那盆薄荷
正在爬满这个夏天
而父亲修剪过的枝叶
在暮色里正长出新的缺口

这样缓慢的磨损多么好
像熟透的桑葚坠地
像风干的薄荷叶
躺在抽屉里
安静地变薄⑤3



赴秋而行

刘 艺 摄

行走在故乡的大地上

□ 齐云轲

一

探入两栋白楼的间隙
走进故乡的心里
却发现残垣断壁 荒芜遍地
曾经竞相吐气的烟囱
早已仆地，把过往的
喧闹变成回忆
村子的心脏里繁华已去
一棵儿时常攀爬的老槐树
也已躬下身子
浓绿的风华意气
随岁月浸入土地
柏油路两旁高楼林立
它们的背后却一片凄迷
灿烂示给路人
真实留给自己

二

机动车噪声刺耳
加快了生活的节奏
也为乡亲们的眼光把档次
提了又提，穿梭在乡村公路上的
是日子的甜蜜
一辆破架子车缓缓爬行
满载着玉米秆一捆又一捆儿
拉车老伯脸上的汗水
眼中的力气
足下紧踏的土地
那一颗汗珠儿
刺疼了我的心
不愿却又不能不回首
再看一眼
那永恒的熟悉

三

不用鸡鸣啼破晨雾
我和镰刀一起下地
挥起这丰收的武器
赶走冰心的凉气
一起一落
都是在收获希冀⑤3

希望

□ 李秀峰

我漫步在乡间
小草拼命往外钻
绿油油的麦田铺展
犁铧书写的巨幅风景
悬挂在窗外
油画上的菜花金光灿灿
蜜蜂蝴蝶飞舞
与花儿争奇斗艳
杨柳的枝叶拼命抢占空间
孩子们露出可爱的笑脸
竹笋带露尖尖
悬崖绝壁挡不住它的出现
在初冬遥想春天
春天可以播种美好心愿

金戈铁马忆蔡州

□ 王新立

在汝南代代相传的故事里，岳家军曾三次兵临蔡州，留下“三复蔡州”的动人传说；正史之中，岳家军也曾两度进军蔡州一带。旧时的蔡州（今汝南县），一切都沉浸在古老的梦里：土是黄的，河是浊的，连风刮过城墙都带着一股铁锈味儿。城墙上的砖缝里，藏着多少宋朝将士的血泪，怕是连老一辈人也说不清了。只知道那面岳字旗，曾三次插在这城头，又三次随着南撤的马蹄声，在风里飘成一道揪心的红。

传说那是公元1115年的事，离蔡州远得很。黑龙江那边的女真族，出了个完颜阿骨打，在“皇帝寨”里称了帝，国号大金。那时候的蔡州人，还在汝河边种着庄稼，听着汴梁城传来的管弦声，以为日子就这么慢悠悠过下去。

谁料想，金军像一阵风，先灭了辽国，转眼就扑到汴梁。靖康年间的那场劫难，汴梁城破，二帝被掳，连宫里的铜钟都被金兵搬回了北方。消息传到蔡州，百姓攥着手里的锄头，眼泪砸在黄土地里，溅起细小的土花。

也就在这年，宋徽宗的第九子赵构，在河南商丘登基，成了宋高宗，改元建炎。建炎二年秋，金兵过了长江，马蹄踏碎江南的稻田，也踏碎了南宋君臣的安稳梦。就在这时候，岳飞带着他的岳家军，像一把刚磨好的刀，扎进了抗金的战场。一时间，蔡州这地方成了宋金交锋的“硬骨头”，岳家军三打蔡州的故事，就从这片黄土地上生根发芽。

第一次收复蔡州，是绍兴三年二月。在那之前，金军立宋朝的降臣刘豫建立了伪齐政权，蔡州已被金兵占领了。岳飞就派牛皋去收复蔡州，这汉子是河南本地人，说话带着一股子冲劲儿，打仗更是拼命。牛皋领着兵，从信阳一路杀过来，蔡州城外的麦子刚抽穗，城里的金兵没想到岳家军来得这么快，慌乱中打开城门想逃，正好撞进了牛皋的包围圈。不到半日功夫，蔡州城就被收复了。牛皋站在城头，把“牛”字大旗和“岳”字旗并排插上，风一吹，旗子哗啦啦响，像在喊着“收复中原”。可没等百姓把庆功的酒酿好，伪齐的兵打了回来，蔡州城刚暖过来的烟火气，又冷了下去。

第二次收复蔡州是绍兴八年。这年岳飞带着大军北上，把襄阳、郢州、随州那些失地，一个个都收了回来。大军开到蔡州城下时，伪齐守将刘永泰，看着城外密密麻麻的岳家军，又想起金兵平日里的作威作福，心一横，杀了金国将领乌鲁贝勒，打开城门投降了。城里的百姓涌到街上，给岳家军送水送粮，有个老秀才，颤巍巍地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贴在城门口。可这热闹没持续多久，朝廷里秦桧开始作梗，宋高宗又没了收复中原的心思，军粮断了，援军也没了消息。岳飞站在城头，望着北边汴梁的方向，拳头攥得发白，最后还是叹了口气，下令撤军。百姓跟着军队走了一程又一程，哭着问：“岳将军，你们还回来吗？”岳飞勒住马缰说：“会的，只要我岳飞活着，就一定回来。”

第三次收复蔡州，是绍兴十年六月。这年五月，金兀术带着大军南犯，又一次占领蔡州。宋高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半个月发了六封诏书，催促岳飞出兵。岳飞派牛皋、李宝北上，岳家军的旗子一竖，沿途的百姓都来帮忙，有的当向导，有的送粮草，还有的拿起锄头直接跟着队伍杀金兵。蔡州城收复得比前两次都快，紧接着陈州、鲁山也被收复了。七月的郾城大捷，岳家军把金兀术的“拐子马”打得落花流水，乘胜追到朱仙镇，离汴梁只有四十五里地。那时候，蔡州城头的岳字旗，在风里飘得格外精神。

可谁能想到，十二道金牌接踵而至，像十二把刀子，扎在岳飞心上。“班师回朝”四个字，写得轻飘飘的，却压得整个岳家军喘不过气。岳飞在朱仙镇的军帐里，一夜没合眼，帐外的士兵们，有的在哭，有的在骂。第二天，岳飞下令撤军。大军南撤的时候，百姓拦在马前说：“将军别走，你们走了，金兵回来我们怎么办？”岳飞红了眼眶，从马上跳下来说：“不是我岳飞不战，是朝廷有令，我不能抗命！”

岳家军走后，金兵蜂拥而至攻下蔡州城。城头的岳字旗被扯下来，烧得只剩下一缕黑灰，飘在汝河上空，像一道擦不去的伤痕。后来的事，蔡州人是从说书先生嘴里听来的——岳飞被召回临安，下了大狱，最后在风波亭被害，临死前还喊着“还我河山”。

如今的蔡州，早已改名为汝南。汝河边的庄稼一茬茬长，残缺的城墙砖缝里，偶尔还能找到几片锈迹斑斑的铁屑。老人们说，那是当年岳家军兵器上掉下来的。有时候，当你伫立汝南北城门高高的城头上，仿佛还能听见马蹄声，听见岳字旗哗啦啦的响声，还有岳飞用洪钟般的声音对老百姓说：“我会回来的！”

仔细想想，这世上的事，有时，真的像汝河里的水，流着流着就淡了；有时，却又像城墙上的砖一样越老越沉，压在人们心头。岳家军三打蔡州赢了三次，却还是输了最后的结局。可那些插在城头的岳字旗，那些百姓们的期盼，那些将士们的血，早已融进了蔡州的黄土地里。往后不管过多少年，只要有人提起蔡州，就会想起那面红得像火的岳字旗，想起那个说出“还我河山”的岳将军！⑤3

远行

□ 江 南

荒原之上，一抹绿影拐向石林深处
大河泛起的晶莹被矿脉封存
那些燃烧着的暗火，一簇簇
被土地的罅隙封锁，或者吞吐出熊熊烈焰
艄公喉头发紧，一寸寸揿着号子在浊浪间徘徊
皮筏翻滚折返又随波摇曳
头巾下的眼眸闪过信天游的尾翼
一遍遍唢呐声催，把天边的一行大雁呼唤

那些山坳里的窑洞，安放着人间烟火
门前的野酸枣被一双大手接过
枣花馒头上的鲜艳 或者枣泥的甑
在喧腾的馒头里流淌

慌张的神色是大西北的苍茫
一把琵琶在洞窟的壁画上作诗
一道道彩霞在寂寞翻飞
被一行行孑孓的文字俘获
有一些故事在时空的间隙蔓延
陈旧的谷子慵懒地流出了糙米酒
遗漏的谷穗在一场大雪与寒风中瑟瑟
无边的苇荡漂流，在黄色的河，褐色的巉岩
或者起伏在诡谲的情绪——或者皮鞭甩出的弧度
与一道毛驴抖落的些许鬃毛与不屑

乘风激越的这抹淡绿，在寂静的荒原延宕
翻滚的绿色浪花在无尽白之后期冀
关于排他的日子
或被风裹挟或被阳光淹没

点点亮光遗漏在时间的经纬
被一张弓
弹成棉花白或稻谷香⑤3